



宋 縹絲紫芝仙壽圖

縱 94，橫 60.3 公分
故絲 000109

縹絲是絲織品的一種，以簡單的平紋木機織造，與其他織品最大的不同是通經斷緯，更利於製作繁複的圖案。此作經緯位置互換，即經線橫置，緯線縱向。在刻織時，將原粉本及織面橫置製作，織成後；再直面裱幀而成，而緯線材料的運用更為別致，除背景、花朵、泉水及部份的鳥羽以絲線織成外，餘皆用麻性織

維緯織而成，增強圖中石、坡、葉及樹幹各部份質量厚重之感覺，尤其將海棠葉粗糙的質感表現得寫實逼真，呈現縹絲織作工藝別具特色的作法，亦可見縹絲製作的豐富多元。

土坡激流，旁植海棠、雁來紅、野菊。右岸靈芝雜生，紫薇盛開，雙鳥棲息在枝頭上。靈芝是長生不老的仙草；雁來紅有「老來嬌」、「老少年」之名，其紅豔豔的葉子，十分討喜，兩者皆有美好長壽之象徵；紫薇有平安、幸福及昌盛意涵，而奪目的紅色更具吉祥意涵，至於海棠喻「滿堂富貴」，皆寓意長壽富貴，為祝福之作。通幅設色柔和，用色極細膩，紫薇花蕊部以筆設色，縹織無處不精，確為佳作。（童文娥）



明 雙獅戲球紋 栽絨毯

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
縱 282，橫 188 公分
南購織 001401

中國北方日夜溫差大且冬季寒冷，當地人編織並使用羊毛地毯，使得居住環境更加溫暖與舒適，而地毯上的裝飾紋樣不僅提升了空間的美感，也表達了對於幸福人生的嚮往。這件明代晚期的〈雙獅戲球紋栽絨毯〉採用了栽絨工藝製作，其基底由棉線織成，表面突出起絨的部分則是彩色羊毛線，這些羊毛線透過手工

扣結的方式固定在毯基上，形成了豐富而細緻的設計圖案。

在中國傳統文化中，獅子被視為能夠趨吉避凶的祥瑞動物，因此帶有獅子圖案的器具、畫作與織物在宮廷及民間都十分受歡迎。這件栽絨地毯的裝飾主題是「雙獅戲球」，呈現兩隻彼此回望的獅子，一黃一藍，身姿健美自然，口中啣著飄逸的彩帶，互相滾玩著一顆繡球，象徵多子多福、榮華富貴。點綴在雙獅周圍的雜寶紋、如意雲紋、花卉紋等，進一步增添了吉祥美好的意涵。毯邊還有多道框形裝飾，包括幾何紋、纏枝牡丹紋、卍字不斷紋等。此件地毯編織精美，色彩典雅，題材生動，充分反映出明代織毯工藝的卓越成就。（杜士宜）



印度 羅摩衍那主題繪染 禮儀用布

印度東南部
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
縱 114，橫 664 公分
購織 000129

史詩、衆神、英雄，不僅是西方藝術史上的重要養分，對於印度藝術史來說也是如此。印度史詩《羅摩衍那》，藉由「羅摩」（毗濕奴化身）的一生，形塑出古代理想的英雄、人子與君王的形象。史詩中充滿魅力的角色，緊湊的情節，讓這部作品很早便越過海洋，流傳於東南亞各地。

研究指出，泰盧固諺語以三個詞總結了羅摩的故事，他「建造」（通往楞伽城的道路）、他「殺死」（十頭魔王羅波那）、他「帶回」（被綁架的妻子悉多）。院藏這件繪染布則以精彩的分鏡，讓我們一睹這個故事的重要轉捩點——悉多被十頭魔王綁架的那一刻。構圖者仔細地



描繪情節的發展，連微小的細節也不放過，像是悉多被擄至天空，將首飾從空中拋落，沿路做記號的自救行為。畫風另一有趣之處，是在人物平淡的表情下，以鮮明的肢體動作，展現高張力的劇情發展。

這類羅摩衍那主題的繪染布一般由當地的寺廟或個人委託訂製，有著宗教用途。繪染布

上視覺化的史詩故事，實際隱含著說教功能，如季羨林翻譯的史詩文本第一章開宗明義點出，念誦此詩「使人長壽福無窮，無論何人把它誦，死後攜家入天宮」。合理推測觀者可以藉由繪染布上的敘事畫，輔助理解並背誦史詩的內容。（林宛萱）





印度 生命之樹 紋繪染掛飾

印度 科羅曼多海岸
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葉
約縱 359，橫 268 公分
購織 000032

這是一件印度科羅曼多海岸工坊為歐洲市場生產的帕稜布（Palampore），據傳採集地在蘇門答臘，從其高達 3.5 公尺的尺幅，大致可以推測，若它當時順利地運抵歐洲，那麼便和廣州出口的中國風壁紙異曲同工，將作為某個豪宅內的壁面裝飾。

帕稜布的邊飾，連續的「花綵」，是十八世紀歐洲室內裝修不可或缺的潮流元素。帕稜布的中央，有著巨大的花樹與對稱布局的孔雀，這類藝術主題人們習慣稱之為「生命之樹」。若仔細觀察，位於帕稜布中心的主樹，甚至不是一棵樹，而是對波交錯生長的一叢竹子。虛心有節的竹子，是東亞藝術史上的重要母題，但此嶄新的姿態，卻讓人感到如此陌生。

它大抵融合了印度繪染布上花樹紋的早期樹型發展，並迎合十八世紀後半的裝飾風潮，中國風的潮流使竹子成為更重要的裝飾主角。而將叢竹置於杏形開光內、竹節交錯處的花卉點綴，則借鑑了伊斯蘭美學的裝飾語彙。不同比例的歐亞文化元素，就這樣有機地雜揉成爲一種獨特的風格。讓不論身處何方的我們，總能在其中找到熟悉的身影，並伴隨更濃郁的異國風情。（林宛萱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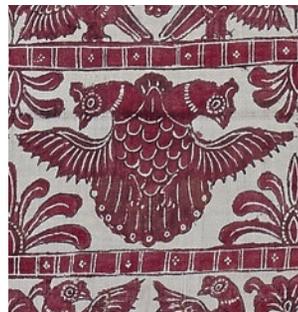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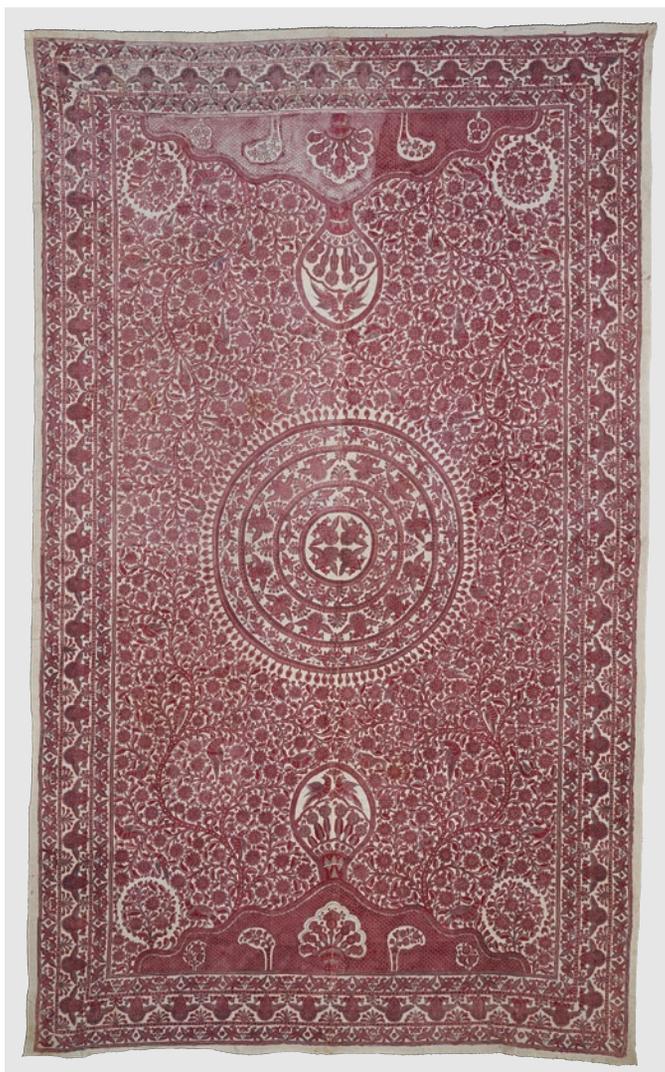
印度 花鳥紋繪染掛飾

十九世紀
縱 316，橫 188 公分
購織 000076

這件稱為帕梭布（Palampore）的巨大織品，主要用作寢具或掛飾，由印度製作外銷至斯里蘭卡或歐洲。在白色棉布上，以茜草作紅色染料，透過手工繪染與蓋印技法裝飾圖案。主要紋樣包括山丘、生命樹、雙頭鳥與對鳥紋。值得注意的是雙頭鳥紋飾，這種雙首共身的動物是否具有特殊象徵意義？

在印度文化中，雙頭鳥被稱為甘塔貝蘭達（Gandaberunda），是印度教神祇毗濕奴的化身，力量巨大，傳說能抓住四隻大象。在歐洲，雙頭鷹是神聖羅馬帝國哈布斯堡家族的紋章。歐洲向印度訂製的徽章紋織品，印度的織工從甘塔貝蘭達形象汲取靈感，重新演繹雙頭鷹紋章，雜揉而成一種嶄新的混血風格。

然而，雙頭鳥紋飾傳入日本後，被稱為「比翼手」（如附圖），手為紋樣之意，源自比翼鳥的傳說。比翼鳥同樣雙頭共身，而只有一眼一翼，需雌雄並翼飛行，象徵夫妻恩愛或朋友情誼深厚。雙頭鳥的圖像在歐洲、印度、日本各有不同的傳說與象徵，不同地區的消費者會以自身文化脈絡解讀共有的圖像，也是此紋飾歷久不衰的魅力來源。（楊芳綺）



附圖
稻葉通龍編纂《更紗圖譜》大正二年版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登錄號 W162-J1 取自該館官網：<https://dl.ndl.go.jp/pid/3464943/1/26> (CC0)，檢索日期：2024年10月29日。



印尼 人物幾何 紋伊卡禮儀用布

印尼 峇里
十九世紀
縱 51.5，橫 207 公分
購織 000035

在許多文化中，織物不僅僅是一塊布，還可能具有神奇的力量！由於特殊的環境與歷史背景，峇里島是印尼境內少數以印度教為主要信仰的地區。這裡最具代表性的神聖織品「歌靈馨」（geringsing），相傳與印度教神明因陀羅有關，並被認為能夠保護使用者免受疾病與災厄的侵擾，常用於祭典中對神祇的供奉，或作為禮儀活動的服飾與用具。

歌靈馨製作於峇里島東部的登安南村，採用複雜的雙向伊卡工藝織成，過程中需先依據圖案設計，將經、緯向的棉線分別綁紮染色，再上機織造，透過精準的經緯交織來顯現紋樣。由於工序繁複且需遵循各項習俗與禁忌，製作一件歌靈馨往往需要數年的時間。

這件歌靈馨的設計相當精緻，作品上三個巨大的十字星形圖案橫向排列，融合了幾何造型的建築元素，將布幅分隔為數個圓弧形區域，

內部呈現兩兩相對的人物紋樣。關於這些圖案的詮釋至今仍無定論，一般推測與印尼神話及峇里印度教信仰有著深厚的淵源，其風格受到印尼傳統偶戲及東爪哇藝術的影響。（杜士宜）





■ 印尼 拼布衣

十九世紀
縱 119，橫 206 公分
南購織 000001

這件長衣的設計為窄袖、前開襟，內襯使用紅色布料，衣襟內側則以薄絲布作為襯邊。它是由近一千餘片的三角形布片拼縫而成，這些布片材質主要來自印度的繪印染布及歐洲的毛氈等織品，仔細研究這些拼布的紋飾及染織技法，可以發現部分布料的紋飾與日本井伊家傳來，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的〈彥根更紗〉的殘片非常相似。推測其中最早的布料可追溯到十八世紀左右，其餘多為十九世紀以後的產物。

雖然這件衣服的縫製的年代無法精確斷定，但從使用的拼布材料來看，這些布料跨越了相當長的時間，且在當時極為珍貴。類似作



品有一件採集自蘇門答臘，現藏於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的〈更紗拼布服飾〉，這類傳世品已極為罕見。這件來自爪哇島的拼布衣，通常被認為具有神聖的庇護功能，是印尼王族或聖職者的服飾。（黃韻如）

印尼 金線刺繡外套

印尼 爪哇
二十世紀
縱 67，橫 124，肩寬 40 公分
南購織 000531

服飾不僅展示材料與工藝，還承載著歷史與記憶。這件黑地金線刺繡外套，具歐式剪裁，但卻是二十世紀印尼爪哇宮廷男性的儀式服。為什麼爪哇人最終穿上了歐洲服裝？

從十七世紀開始，荷蘭東印度公司以爪哇為基地，開啓了亞洲貿易。荷蘭殖民政府根據種族將人口分為「歐洲人」、「本土住民」、「外國東方人」三類，並規定各民族只能穿著傳統

服飾，爪哇人不被允許穿著西式服裝。

十九世紀初，荷蘭東印度公司破產，法國短暫統治荷蘭王國。荷蘭國王路易·波拿巴（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, 1778-1846）命令總督丹德爾（Herman Willem Daendels, 1762-1818）統治爪哇。他降低爪哇王族的地位，並賦予他們荷蘭王國的徽章，象徵對荷蘭王國的認同。丹德爾為爪哇殖民地官員訂製了藍色高領金繡制服，依循拿破崙時代軍裝的風格，最初僅限於歐洲裔公務員穿著。隨著荷蘭統治的加強，爪哇宮廷在重要儀式服裝，從傳統服飾改採歐式外套。直到二十世紀初，歐洲服飾風行於亞洲，這套具有法式風格的軍裝最終成為爪哇蘇丹的正式儀式服飾。令人驚訝的是，這件黑地金線刺繡外套的風格竟源自短暫統治爪哇的法國，而非統治長達三百多年的荷蘭。（楊芳綺）



日本 古裂帖

十九世紀
縱 13.5，橫 13.5，厚 12.5 公分
南購織 001433 ~ 001434

這套古裂帖分為上下兩冊，採用經摺裝的形式裝訂，收錄了各種精美的織品殘片，以織金、印金、貼金及緞子為主等。書的封面使用華麗的花緞裝飾，非常典雅。這類古裂帖專門蒐集與茶道相關的舶來織品，特別是中國傳入日本的織金、緞子等珍貴布料，被稱作「名物裂」，象徵著高貴和稀有。

自室町時代（1336-1573）以來，來自中國南宋、元、明的精美織品傳入日本，作為貴族及武士的服飾、室內陳設，以代表其身分地位及財富。日本茶人常用這些織品來裱褙書畫、包覆茶器等，特別珍愛這些悠久傳承的織品。

到了江戶時代（1603-1868）這些織品經過系統整理，被稱為「名物裂」（「裂」指殘片或斷片）。「名物裂」一詞於江戶中期出現，松平不昧（1751-1782）編纂的《古今名物類聚》於

1797 年刊行，其中「名物切之部」，內容包含：金襴（織金）、緞子、間道（條紋）、更紗（繪印染）、錦、印金等織品，種類相當多元。隨著本書的問世，日本茶人爭相收藏名物裂冊，後來衍生出多種版本的古裂帖和古裂手鑑，這本古裂帖正是這一歷史脈絡中的珍貴作品。（黃韻如）

